

目 录

凌十八史料辑录

太平天国史书中关于凌十八的记述

录自《太平天国全史》.....	(1)
录自《太平天国史事日志》.....	(14)
录自《太平天国初期纪事》.....	(17)
录自《太平天国军事史概述》.....	(17)
录自《天父天兄圣旨》.....	(19)
录自《天情道理书》.....	(20)

清方资料中关于凌十八的记载

录自《摩盾余谈》.....	(21)
录自《粤东剿匪纪略》.....	(29)
录自《中兴别记》.....	(29)
《两广总督叶名琛》中关于凌十八的记载.....	(29)
《醉菊山庄诗草选抄》中关于凌十八的描述.....	(32)
信宜大寮有关凌十八的传说.....	罗民注 (34)
凌十八在罗镜的传说.....	陈筑林 (36)

凌十八起义论著

- 信宜凌十八起义……………饶任坤 (47)
- 凌十八围营起义的考察……………庄建平 (56)
- 凌十八东进罗镜的意图和罗镜战役的评价……………陈大远 (69)
- 关于叶名琛奏：《申明凌十八案内各犯
分别按律定拟折》一些问题……………阮应祺 (80)

凌十八活动遗址部份照片

- 大寮地区全景…………… (封二)
- 凌十八聚众拜旗起义的阿婆髻山…………… (封二)
- 凌十八故居屏风上的匾…………… (封二)
- 玉林城墙遗址…………… (封二)
- 玉林文昌阁遗址…………… (封三)
- 玉林文昌阁的匾…………… (封三)
- 罗镜全景…………… (封三)
- 凌十八坚守罗镜时他本人的指挥部——庵堂…………… (封三)
- 有义军作战的枪炮眼遗痕的古砖屋…………… (封底)
- 义军与清军作战的主要战场——西圩背…………… (封底)
- 清军破城时凌十八凫水直奔火药馆所经的池塘——长塘…………… (封底)
- 传说凌十八投井自杀的潘家井…………… (封底)

编 后 话

编者按：这辑史料主要是由陈周棠教授及刘佐泉副教授提供的。我们将相同的部份加以合并，将一些曾在《茂名文史》刊登过的删去，并按资料的来源作了大体上的分类。

太平天国史书中关于凌十八的记述

《太平天国全史》凌十八，广东信宜人。为高州拜上帝会首领，与兄弟凌十三、二十、二十四、二十八、二十九等同起事响应，未到金田，同死于州罗定（原文如此——编者）。

其应命团营转战千里而终不能到金田者，则有广东高州凌十八所领之一队。初，高州信宜县人凌十八，向业种蓝于广西平南，于道光二十九年，入拜上帝会，受洪冯委任回籍传教。十八乃与兄弟十三、二十、二十四、二十八、二十九等在信宜倡设拜上帝会，屡受官绅之干涉与压迫。至三十年春夏间，竟与官方作正面之冲突，随而与官兵开战，盖已集众数千人矣。相持至八月，卒听从高州知府之调解而罢兵。时已接到团营之命令，遂乘机率全部教徒入桂。全体于十二月出发，以王晚为军师（想因未洞明太平

军最高统帅部之组织，故循例立此名目），第二十八为先锋，经西流，过陆川境，与陆川教徒魏超成等一队会合。迨攻县城不得手，即直向郁林进发。至是土匪刘八率部来会。（据《平桂纪略》云：刘八原亦上帝会党同起信宜者，未足信。）是时全军已逾万人矣。咸丰二年正月十八日，占宝圩。二月杪，围州城。遭遇官军与团练强悍之抵抗，不克。北流、兴业两邑县令阮正惠、张晋圭等，各率兵勇纷纷赴援。知州顾谐庚死守危城。凌军虽屡败团勇，杀团总数人，而州城终不下，由是战事胶着。时，太平军早已起事，方与官军力战于武宣，屡欲派队接应此支人马，但不能渡河。而巡抚周天爵则急图力遏此股免使与太平军会合，乃遣臬司杨彤如及由云南奉调入桂之总兵李能臣与总兵王锦绣诸路官兵，会同当地团勇，并力进

攻。围城四十日，至四月初，凌军大败，王晚及所部多人均阵亡，乃解围而退，折回粤境。刘八一部先事分攻博白，至是亦败逃，后被捕杀。魏超成一部，退入郁林乡村间，辗转北上，终得与太平军会合。而凌军回高州后，犹雄据罗定之罗镜，与官军死战。延至翌年（咸丰二年）六月二十日，始被总督叶名琛攻破，余众尽死，凌氏阖家殉难，亦可谓壮烈之举矣。事前有一部分兄弟自罗镜出走入桂，卒投入太平军者，则犹未至全军覆灭也。（以上综合《高州府志》、《平桂纪略》、陈坤：《粤东剿匪纪略》、《郁林州志》、《天清道理书》及叶名琛奏报。全役始末另详本章末附录）

〈附录〉信宜之役始末记 太平军在广西起义，其直系拜上帝会教徒在粤直接奉令起事响应者，有高州信宜县之凌十八等数千人，转战两省，历时逾年，为广东重要战役之一，自应详为纪述。其入桂之经过，已略载上文，但自回粤独立作战多月，卒至败亡，全役始末在系统上又碍难编入本书。现在惟有将本篇附录于此，以存此一节之信史，要亦与太平天国革命史大有关系者也。

一 凌氏兄弟之崛起

凌十八，广东高州信宜人，生于燕古。父名玉超，有兄弟十三、二十、二十四、二十八、二十九。十八向业种蓝于广西平南县，其弟二十八则佃于岑溪。道光二十九年，两人受洪秀全、冯云山感动，加入拜上帝会，往来两粤，受命在信宜传教立会，自成一个单位；以城东北百四十里之大寮为根据地（距燕古数里），聚集教徒，拥十八为首领。其一切行动均模仿广西之拜上帝会，但仅得其皮毛外相而已。会众到处传播新信仰，宣言劫运将至，惟拜上帝可免。附近人民信从者数百人。羽翼既成，势力日增，于是潜造红衣、旗帜、军器，到处拆神庙，毁偶像，并扬言往桂林附义。此实洪冯等在桂所编组之革命军之一支队也。（以上参考《高州府志》及《文献丛编》二十八辑叶名琛奏报）

〔注释〕

据《信宜县志》（卷八）所载，与上文略异，误以信宜拜上帝教系由凌二十八所倡始者。“时，洪秀全逆党散布广西，以拜上帝会煽惑愚民为乱。十八弟凌二十八佃岑溪，传其术，归拥十八为首，谓劫运将兴，惟拜上帝会可免，设像

（按：此必误传，教徒最恶偶像），朝夕喃喃跪拜而后食，……病疾者饮以符水，多愈，小民咸信之。大寮诸近村皆入教，遂潜造红衣赤帜，扬言往据广西。”惟叶名琛奏云：“查凌十八自道光二十九年即在广西金田地方拜上帝会，往来信宜……”甚合。

（统见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上册页七三一七四引用。）

二 揭竿起事

十八等势力日张，滋事益甚，渐惹起当地官绅之注意及干涉，驯至压迫——其发展之过程恰如广西桂平之拜上帝会。道光三十年春，最先由邑绅诣县署控告请捕主犯。四月，知县官步霄着手查办，先行谕之教徒们悔悟免究。无效，乃进一步而捉获凌廿四，面谕其解散团体机关；继又捕去教徒欧品庄，均押县衙中。教徒大愤，复在十八等乘机煽动之下，群起暴动，拥至县城，与兵役格斗，伤其多人，强夺欧品庄及焚烧房屋而去，惟凌廿四仍陷囹圄。于是燎原之势已成，而延长一载有余之大乱爆发了。

其时，十八已集合教徒及党羽数千（按：《平桂纪略》言有二千余人），拒绝命令，砍伤兵役，

即急作军事布置，垒石据险以自卫，且公然树旗起事。此是年六月间事，即教主洪秀全自广西发出全体动员令，命各地教徒前赴金田“团营”之时也。官令乃停止县考，与绅商借饷募勇，从事剿办，并申报府守求援。

七月，战事开始。官令亲率兵勇千余人出城进攻。乡民擒十八之妻送县。由十八至廿二诸日，兵勇连续攻破燕古、大寮两据点。（按：郭《日志》页八五云：二十日破大寮。）廿二日，凌等率全部猛力反攻，击溃官军诸营，杀死绅勇多人。二十六日，复据大寮，且乘胜分路四出，声势益张。

八月，高州知府派茂名知县胡宗政到信宜查办是案。结果：胡令以为教徒们类皆安分良民，力主抚绥政策而不主用兵剿办。凌十八佯许就抚，即要求释放其弟廿四。胡为示信计，诺焉。十八乃盛陈仪仗，列队入城以迎廿四出狱，却乘其不备，趁势扣留胡令以为要挟计，并杀其随从，但旋又纵之归。胡令不愧一名好官，竟能忍辱释怨而贯彻其爱民保民之旨，力谋息事宁人，乃呈

报乱民经已受抚，庶免扩大事件，兼可藉以了结全案，此其“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之善意苦心也。而凌十八亦未尝不有感于胡令委曲求全力求和解之好意，不欲再在本邑多生事端以阻碍其赴桂参加革命大业之进行。且其时，金田太平革命军总部已准备起义，而凌等已奉到“团营”命令，遂乘机罢兵，却变卖田宅，私遣大量军器，积极准备率部移营西行。（以上数段纪事据《高州府志》）

三 入桂附义

其年十二月，凌十八统领全部战士向广西省出发，以王晚为军师，弟廿八为先锋。（见《平桂纪略》。按：凌部军事编制与太平军异，想因其未得总部指示，故沿常制有“军师”、“先锋”之设也。）大军先至西流，经石村，一宿即去。沿途不扰民，不劫掠，惟到处招人入伍。凡投效者，阖家男女以从，各将房屋物产变卖以购粮食，并将所有铁器农具改铸军械。其原田华屋一时不能变卖者则忍痛舍弃而去。于是全军老幼均佩雪白长刀，编入行伍，而妇女之裹足纤纤者亦列队步行以随（见《府志》）。此皆仿行太平军之军事公产及全体皆兵之制度也。

约在此时，或稍后，有两支同盟军加入凌部，联合共进，即梁二十大（北流土匪）及刘八等三合会众是也。

〔注释〕刘八与梁二十大之来历

道光三十年正月，三合会匪魁李大奎、方晚同起于广东钦州之灵山县，旋入桂宣化，复回粤合浦，败逃回桂。方与李不睦，转投钟亚春股。其年九月，李士奎在灵山被擒杀。方晚自纠党至廉州府，旋败走。其时，刘八与其合夥，同至钦州一带滋扰，被官兵严剿，乃分路逃窜。秋八月，方晚被官兵擒获。咸丰元年正月，刘八与黄大等自为总头目，分途并进，复给官军追剿，黄大败死。刘八由合浦至石城青平墟，败走广西，仍在两省边界滋扰。（上据陈坤：《粤东剿匪纪略》卷上。）咸丰元年二月，刘八寇博白，有众万余人（郭《日志》页一〇五——一〇六），知县游长龄击败之，乃走陆川（据《平桂纪略》卷一）。其加入凌十八部约在此时也。《平桂纪略》云：“刘八者，亦上帝会党，与凌十八同起信宜”，非是，盖刘实会匪，因兵败势穷而投入凌部者也。又

据郭廷以《日志》（页七五）载：“李士奎被擒，方晚、刘八代领其众。”如是，刘原属李股。又谓其属三合会，诚有可能。

梁二十大，广西北流之土寇也。于道光三十年秋，与方入桂之信宜匪首何明科合夥，在容县滋扰，有众三千余人，旋复入信宜。（上据陈坤：《纪略》）梁加入凌部事不知发生于何时，其事独见诸郭廷以《日志》，而陈坤及《平桂纪略》诸书均所未载。又郭氏以其名作梁二十，误。又以其属天地会，或三点会。粤会党固罕称天地会者，如其出身会党当系三合会也。再：郭氏以其与天地会何明科于道光三十年十月起事，有众千余人（页九一），此与陈坤所纪略异。

咸丰元年正月十八日，凌军占宝墟。二月十三日，进入广西博白，为练勇所败，退往陆川。刘八所部先于初九日，进扰博白，不逞（上两事均见郭《日志》页一〇五——一〇六）。大约在此时两部联合转攻陆川，又不克。（按：博白、陆川之拜上帝教徒早已结队到金田团营，故本地无接应。）是时，梁二十大、梁十八等一股又来合作。二月二十九日，凌廿八、陈十六、赖八（均高州钦州人）及梁二

十大、梁十八等共五千余人，自陆川北入郁林州境，图进与方在武宣作战之太平军会师。（据郭《日志》页一一六。《郁林州志》作“四千余人”。按：刘八部似留驻陆川、博白间。）

三月初八日，凌率全军围攻郁林州城，进迫城根者数次。几得手矣，忽遇知县张晋圭及北流知县阮正惠率师来援，凌乃暂行停止攻城，挥兵转与援军战，屡败之，毙其团总梁拱辰、梁景勋、罗亦彩等。此时，武宣之太平军方面早得接凌部北上之消息，由东乡分兵于三月初八日以后一连数日力攻旧县墟江口，拟渡河南下接应，乃为降人张钊等水勇所阻，终不得过河。（以上日期据郭《日志》页一一七——一一八）

凌军之作战状况，据《平桂纪略》载：王晚每出战，“诡装异服，鬼面如戏，指挥说法喃喃，鼓乐前导，诸贼猖狂跳舞随之，遇者辄靡。”《郁林州志》载其“须发苍白，首缠红巾，身穿龙袍，手执宝剑，喃喃跳舞，领队前来。”此固由官方当时不明凌军之具有宗教性以故辄见其行动奇异，即疑鬼疑神，咄咄称怪，但由此可见他们出战必祈祷上帝，或高呼“杀妖”，且身穿戏台上的袍服（反清复汉的表

示），仿似太平军之所为，加以指挥军官多用种种戏剧化的姿态以鼓舞精神，激动情感，使人勇迈无前，屡获胜利。惟因缺乏正当指导，又无模范，以致变本加厉，仅得拜上帝会仪式之皮毛，而流于怪诞不经之状态，更证以后事，当可信也。凌军虽勇敢善战，屡打胜仗，而因受城外各方愈来愈多之援军所牵制，甚至窘逼，故围攻四十日，卒不能攻下州城。前进之路由是被堵截，而太平军援师又不能渡河南下接应，于是会师计划，终不成功，此则粤西军政当局及地方官吏处置得宜之效果。非然者，太平军起义后又多此忠勇善战之劲旅万数千人，势力当愈为雄厚，其影响全局必甚大矣。

清方广西军政大员，自接凌军入桂的消息后均特别注意，极力阻止其北上会师。早于二月中旬，钦差大臣李星沅致书提督向荣，请其严防凌部与金田大军串合。三月初旬，驻武宣前线之桂抚周天爵与向荣，又令知府刘继祖率张钊等水勇力扼旧县圩江口以阻援军南渡。及凌军围攻郁林，战况危急，周天爵更遣署按察使杨彤如，及由云南援桂之总

兵李能臣自潯州驰往救援，旋续派副将王锦绣率兵来会，务期遏止其北进。至三月中下旬，各军到达，与先到之各方援师联合。一时，郁林城外，兵勇云集，多于凌军，立施堵截围攻。二十五日，李能臣、王锦绣，会同杨彤如及知州顾谐庚进兵谋解城围，初为凌等拒退。二十九日，再战，乃大捷，斩其军师王晚等数百人。凌军虽勇，究是乌合之众，训练与军备皆缺，不能持久，既遇大军继续猛力进攻，遂连败数阵，伤亡甚众。受此重大打击，自顾众寡不敌，胜败已判，不能亦不敢再事停留及向北迈进，遂于四月初五日解围，率本部人马经陆川东返高州。（按：郭《日志》页一二〇云：先锋凌廿八亦死于是役，误。廿八实仍领兵回粤。详看下文注释。）

与凌部合作之两支同盟军，亦散夥而去，各谋出路。留驻博白陆川间之刘八所部头目冯子材及黄锦泗于四月初十日降于知县游长龄（按：冯子材旋入粤作战，后复随徐广缙入桂，终归向荣转战南京，成为名将。）次日，刘八急率余部退回广东合浦。后被官军击败，逃匿深田。至六月间，在广州被兵勇搜获正法。

（此据陈坤《纪略》、郭廷以《日志》页一二六载其于六月十六日在合浦被捕，余党三千余人自博白往投太平军。）至梁二十大等以后复与何明科合夥，来往东西两省，信宜、茂名、化州、岑溪、北流、容县、郁林等邑。至九月，梁二十大在信宜与官军游击刘开泰、冯子材等部苦战，初十日被炮轰毙，何西走。九月二十七日，何明科与梁十八同在广西贵县为刘、冯及团练等所擒。全股消灭。（据郭廷以《日志》、陈坤《纪略》及广西《股匪总录》卷三）

〔注释〕郁林之役补充史料据《郁林州志》所载是役战况甚详，摘要录下，补充上文。

咸丰元年二月廿五日，凌军过陆川至马坡圩，州判李庆福带壮勇二百往战。廿八，凌败。廿九，又败，酉刻到州城围攻。知州顾谐庚已往博白攻刘八（亦于廿八围攻），州判召民丁为助，又于城外埴入壮勇数百协守。三月初一日，官绅召乡勇数千，在东北门防御。凌军至，发一炮，勇尽溃，乃合围。兴业令张晋圭率兵来援。初二，北流令阮正惠率兵勇二千名来援，战不利。初八，兴业兵再战再败，死数十。另有村练来战亦败。顾州牧回驻福

棉，飞檄浔州请援，就地筹款，雇勇三千备战。十五，北流、兴业援兵与壮勇又战败，死数十。连日，凌军百计攻城。先于南街民房开地道谋穴城。官军侦知，以大炮毁民房破之。又用火药罐掷上城，守军以鱼网御之。十六夜，以棉花渍油烧西门，守军以水灭之。廿日，又以长三四丈之梯数十攀城，亦不克（合三梯为“个”字形，下系长绳，牵以多人，缘登城上，守军以火药烧之），阵亡百余人。廿二日，臬司杨彤如，滇总兵李能臣率二千人，至福棉。贵县勇二千，顾州牧增募博白勇五百，粤廉州连环炮勇三百，均到。廿四，又有黔兵三千到援。廿五，官军三路进攻：王锦绣滇军合北流阮令勇攻东路；李能臣黔军合兴业张令勇攻西路；杨彤如率贵县勇及顾知州博白勇与廉州勇攻南路；其余兵勇分路堵截。过午接仗，炮战移时。廿七，仍分三路进攻：李改任东路，王西路，杨仍任南路，顾为后援。午后开战，小胜，杀百余人。廿九，三路再进攻。杨臬之南路分左右两翼。左翼贵县勇杀数百人。右翼博白勇杨家杰及炮勇等并进。凌军军

师王晚领队前来。杨执黑旗退，伏后之炮勇突击。晚与先锋（？）均倒。杨等又佯退，凌军追前，伏勇齐起，复大胜，追杀三百余人。王锦绣之西路，亦分左右翼，先被围，几不支，得兴业等勇杀出救援，乃大胜，杀四五百人。再战再胜，杀二百人。李能臣之东路，分三支，亦大胜，杀三百余人。凌十八四路俱败，损失共二千余人，不敢续战。时，州城内粮尽，外援虽众，但不能运米入城。四月初五日子刻后，大雨，凌军再度攻城（掩护退师也）。黎明，全部尽由旧路退，城围乃解。

四、罗镜之占领

四月初，凌十八等率部自郁林经陆川锻羽东归。先入化州、合江、平定间，图向东发展。五月十五日，至东镇，为团勇所拒，战亦不利，遂退回信宜大寮，并踞怀乡圩。（综合《平桂纪略》、《府志》、叶名琛奏报及郭《日志》）

是时，粤督徐广缙早得凌部回粤之紧急谍报，不敢轻视其事，急遣总兵杨昌泗驰往剿办。杨镇官兵及潮勇于六月初至东镇。初五日，进至怀乡，即接战。潮勇先获胜，而杨昌泗敌抑其功，遂生怨望，自是作战不力。至初八

日，昌泗与知府胡美彦督兵再战，守备滕云龙后路被抄。潮勇报复，竟坐视不救，官军遂大败，滕阵亡，战事乃暂告停顿。时，徐督催战急，杨不得已，复督兵临阵。连于二十五、二十八两日大败。杨弃营遁，凌等尽获其军粮器械。杨率残兵退驻水口。此次官军第一次进攻，凌十八等虽获大捷，但逆料其必大举再来进攻，自审己力必不能固守原根据地，乃乘胜先行转移有利据点，即率全部开入罗定州之罗镜圩，谋死守焉。

（以上综合《府志》、叶奏报、及郭《日志》。）

杨镇大败的战讯传到广州，官民大为震动。徐广缙决亲赴南路督剿。时，三合会党亦有乘机窃发的迹象。六月二十五日，公然有悬赏万两购拿徐督之揭帖出现于城厢，街系“奉天吊民伐罪明室世袭亲王朱”，末署“天德二年六月二十五日”。翌日，徐广缙离城南下督师。七月十五日，到高州部署进攻。（上据郭《日志》）

凌军先于七月十一日完全占领罗镜。是圩地宽势险，有深山森林，分为东西两圩，居民饶富，粮食丰足，且水陆交通均甚便利。凌十八率部占驻后，亟行

整顿内部，扩充实力，将全军分为三大部，另立陈二、吴三、二人为总头目，与己各统一部，复以张韶、陈叶氏、及其兄弟诸人为大头目。其下又分设男女头目多人，分统全军男女战士，机构组织比前严密（编制内容及头目衔名未详）。至军事布置，则加紧设备守御工事，深沟高垒，凭险布防，于山径田径，满布铁钉竹签，上盖浮土，复建立炮台炮位。于是全墟乃成为一座巩固的大炮垒，宛如金城汤池，可以死守矣。至于精神训练，则仍实行拜上帝会的规矩，诵经、讲道、祈祷，以故军心齐一，士气旺盛，颇有太平军之特性特色。官报有云：凌军中有和尚道士，戴各色顶，又有裸体妇女参杂其间，是殆因军中有司宗教仪式者，兼衣饰杂乱，或妇女裸足，致生误会而且故为妄传以毁之耳。但我们却藉此可想见其内容真象之斑斑也。（此段见叶名琛奏报）

五 徐督之进攻

七月十五日，总督徐广缙偕巡道宗元醇亲至高州郡城，率兵勇二千余人进营，急行布置进攻罗镜的军事，由宗道赴前线指挥作战。是为官军第二次的进攻。

（按：是时冯子材已在此军中为壮勇头目。）八月朔，潮勇袭击二次，小胜。初七日，新会参将卫佐邦挥军进攻，无功。惟凌十八转取守势，率部退入墟内，益事筑垣浚池以图固守。守军壁垒森严，官兵环攻逾月，不能克，以火炮轰击亦无效。凌军亦有大炮可用，守御更坚更固，官兵莫能近。战事顿成相持不下的僵局。（参用《府志》及叶奏报）

此时忽有外围战事发生，足以牵制官军而有利于凌军者，即何明科、梁二十大等自桂折回信宜与官军作战是也。（按：此举是否凌等有预约的计划行动，未有证据，不敢确定，但梁二十、梁十八等先固与凌等合作共进者，虽自郁林分道扬镖，而忽于此时折回信宜，则梁等再应凌等之约，怂恿何明科以全部来援亦大有可能也。）八月初七日，何、梁等败总兵杨昌泗于信宜。闰八月初三日，又大捷于信宜之贺洞，杨镇全营败溃。徐督急分兵兼顾，派游击刘开泰、勇目冯子材等往援，乃扭转此方面之战局。九月初十日，梁二十大中炮阵亡，何明科率部西走，刘、冯等穷追不舍。十六日，何与梁十八，复闯广西岑溪、容县，原拟北上加入太平军。但是时太平军已远在永安，前路有阻，后有追兵，不

得已复南走北流，转入贵县。是月二十七日，何、梁二人同被郁林团练罗启申会同刘开泰、冯子材等诱擒，全部消灭。（上据郭《日志》，并参考《股匪总录》卷三）

十月初三日，官军大败凌军于罗镜。凌部外援既绝，孤军死守。被围困至十月中旬，其内部发生不幸的分化。凌十八与陈二、吴三两总头目，因口角冲突，竟致拆夥。陈、吴等各率所部脱离团体而逃出墟外。官军乘机堵截于中途，斩杀多人。陈二幸得逃脱，而吴三死之。由是凌军势力大削，宛如折去臂助，惟凌十八则仍率孤军奋斗到底。至十一月，宗元醇特制禾草牌以御炮弹，力图逼攻。凌十八却以火焚其草牌，宗无法可施。由是两军相持之局又成，盖速战无功，攻坚不利，官军于毫无办法之下惟有围困之而已。（参用《府志》及叶奏报与郭《日志》。郭氏以陈、吴为三合会分子。）

徐广缙见师老无功，焦急万状，乃于十二月初十日，复亲到信宜督师，令环筑深阔丈余之濠沟以围困之，并冀断其接济。延至翌年（咸丰二年）正二月间，墟内米粮盐油俱告缺乏，惟凌军仍党固心坚，死守不降。官军方面

则屯兵墟外，专倚濠墙自固，渐有懈心，日事纵饮赌博，防务松弛。凌十八侦悉敌情，乘机袭击。二月十八之夜，特派敢死队暗行出墟，各携满装禾草之布袋兼负絮被，先将官军阵线之濠沟填平，于是全队疾走而过，向前猛冲，杀入敌营中。官兵毫无准备，措手不及，全营被劫，游击饶成龙阵亡，兵勇被杀者无数。鏖战至天明，凌军全胜而退。自是，官军气益馁。廿七、廿八两日，凌军复乘胜出击，再连获两胜仗。

在严令催战之下，一部官军复于三月下旬勉强进攻。凌十八用诱敌计，先佯败以引其进入东墟，乃以大队暗出而截其归路，复自墟内发炮轰击。攻军遂陷于前后夹击之阱中，大败，死游击一人及兵勇多人。此三月二十四日事也（日翔报郭《日志》页一七九）。徐督得接败讯，查悉东营之兵于是役坐视不救，立杀千总二人，以申军纪。然而师老而疲，士气颓丧，兵将均无斗志，已不能为用矣。广缙束手无策，乃增募壮勇补充，并檄调总兵福兴到境督剿。

福兴到差后，于四月初七日分八路进攻。凌军竭力防御，连

战十余日，抵抗不稍弱，官军莫能胜。在此僵局之下，徐广缙奉清廷谕入桂会同赛尚阿督办军务，盖其时太平军已长驱直进湖南矣。徐遂乘机卸却仔肩，离粤西上，而由巡抚叶名琛南下继续负责攻剿凌军。（以上三段据《府志》及参用郭《日志》）

六 最后失败

五月初一日，叶名琛由罗定亲到前线督师，仍令福兴负责指挥。惟叶审度形势，深切认识攻坚之无益，乃决用死困之策，不事打仗。维时，墟内粮食告尽，叶复令军民收拾墟外田稻，凌军益无补充，而又不能逃出，多有饿死者。至五月杪，全军已陷绝境矣。（参用《府志》及奏报）

在此围困期间，叶名琛又施行招抚解散之计，设法招降，传令凡薙发而面刺投降二字者免死，继又给逃出者免死牌，开明姓名里居家册。军中当有逃出者。其后，叶竟行文各属凡刺字及有免死牌者，按册拿获，并及其家属，一律处死刑，可谓惨无人道矣。（见《天情道理书》载尚一山辑《太平天国丛书》第五册）

延至五月廿九日，叶知凌军降者降，死者死，饿者饿，已绝无抵抗能力，乃下令进攻。凌廿

八犹奋力督阵抗战，即受伤退回（据叶奏）。然自是全军无斗志，纷纷逸出者三百余人，而墟内所存无几矣。（见《府志》）

六月初九日，叶又令全军大举总攻击。福兴编全部兵勇为十五队，分三路进军。凌十八仍贾勇亲出东墟督战，不利，急退。官兵乘胜扑入。十八见势不能支，奔赴水塘，渡水至西墟，匿井中。清军纪名外委李鸿勋及勇目冯日坤随后紧追不舍，亦凫水至西圩。有童子为响导，引二人至十八所匿处，乃钩之出井，就地割其首级报功（据县志稿，凌已先死）。前数日督阵受伤之凌廿八亦被斩于西墟。是时，东西墟内之炮台，火药馆，各处机关要点陆续被攻破。最后一批英勇战士尚据守大馆，负隅抵抗，死守不降。清军卒用火攻，乃破之，全部焚死，间有逸出者非被擒则被杀。计最后被擒杀之头目，有凌父玉超，兄弟十三，二十、二十四及张城慈、黄非隆、彭位高、罗万胜、张纯祥、黄明受、莫汝高、李文盛、叶林生、梁起安、陈叶氏等多人，皆受极刑。凌氏父子兄弟阖家殉难，惟幼弟二十九因远居广西平南，仅

得幸存云。(参用《府志》及叶奏报)

以上为凌部失败经过之大略，大致似尚可信，惟据《平凌纪略》(载《高州府志》)及叶名琛奏报，均称于上列诸头目外，复生擒二百六十人，斩首级一百六十颗，另杀死一千一百人，又焚毙八百余人，夺获铜铁炮九十五尊，枪一百二十六支。此皆官报，不免浮夸战功，未可尽信。幸而《高州府志》并录教氏《信宜县志》稿，尽将官报虚夸不实之战果揭出。据云，官军攻入罗镜时，凌十八早已死了，得其尸于井，余众仅百人，财物一空，器械亦无几，甚疑佛勇得贿纵之逸去。又云，凌军初仅数千人，官军兵勇万人，作战期年之久，糜餉八十多万，而士不用命，待凌身死党尽而后克之。以著者为本地人，在超然地位，不事偏袒闻见必录之公正立场而论，则其言当具真实性而比较可信，而是役真相亦可明矣。(按：上录《信宜县志》稿，郭《日志》页一八四，亦引用原志卷八页一四。又：破墟日期据《剿平粤匪方略》卷十五页一三、一四。《县志》作六月十二日，疑误传，当以官报为可信。)

七 结尾语

是役也，凌十八等，由最初传教肇事，继而聚众抗战，正式起事，西赴桂省，复回粤东死战，以至全部消灭，历时二载有半，即在粤苦战亦逾年，可谓强毅之极。虽以凌家兄弟之英勇及拥有万数千人之众，惟因缺乏智谋之士为之决策，及初期在信宜、郁林两地拖延过久，以至不能直到金田，又因内部不和，力量分化，卒至灭亡，其原始革命宗旨终不能实现，亦未能增补太平军丝毫力量，徒致地方人民惨受兵燹灾劫而作无谓的牺牲，亦可叹矣夫。《信宜县志》著者论曰：“案：凌逆以蓝山蠢汉，首谋作乱，其党数千人竞相从俄死而不变，邪教之惑人，乃至是哉！”则又昧于民族主义之迂儒见解也。然而身受其赐者乃为徐广缙、叶名琛二人，盖清廷论功行赏，徐得太子太保衔，叶加总督衔。而叶受命于敌势穷蹙之时，仅逾月即奏肤公，则尤为幸运儿矣。未几，徐在桂接钦差大臣关防为赛尚阿之继，即檄调福兴三千人入桂随征，而叶则坐升两广总督，由柏贵继其巡抚广东。

事平后，凌军中有逸出得生

之兄弟——原为广西拜上帝会分子者，逃回太平军总部报告全军覆没之经过。《天情道理书》——太平天国官书之一种——有一段述评之辞，系以是役失败之因果宣布全军以资警惕，洵饶有价值之文献。兹转录全文于后，以作本篇之尾声：

“又举广东高州罗境（镜）墟一班兄弟，不能坚耐，不能和惟者言之。我们起义之时，伊等亦来遵天父天兄圣旨，回去团营，亦是同拜上帝，共扶真主。天父时时看顾，场场大胜，后因兄弟不睦，遂致博白高州各分畛域。皆缘不能坚耐，一时差入鬼路，不守天条，胆敢擅行出令，有人愿打先锋，攻打头战者，赏以妻妾，酿成淫乱之阶，致干天父义怒，不加看顾。后又被妖暗用诡计，令其难发，脸刺投降免死四字，又独给免死牌票，令其开明姓氏里居家册收执。其时那班兄弟，信以为真，逃投大半有余，以为得生。孰料那队兄弟失散之后，而妖魔始将前次刺字者，及有免死牌者，按册行文，各处严拿，将其家属，一并杀戮，无有一存，尽堕妖魔术中。此是由自己不能坚耐，立志

不定之明证也。……现有兄弟自罗（镜）走出，投入圣营，说出此中缘由，确有实证可据。”

（载肖一山辑《太平天国丛书》第五册）

（按：本篇《信宜之役》初稿曾于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在《大风》第一百期发表。一九五二年四月修正于香港）

〔注释〕关于冯子材之出身在这期间，广东贼首冯子材受抚投诚，为壮勇头目，在高州助攻凌十八一军。后入桂追击太平军至南京。累功官至提督，成为名将。至光绪间，于援越抗法之役，任统帅，屡败法军，大张国威，有“民族英雄”之称。但关于其出身史则有三说。

（一）据柳江张延禧：《见闻录》叙其出身云：子材为粤钦州人，父母早亡，欲经商而缺资本，欲为工而无雇主，复因赌败，数日无食，乃行窃。一次，因偷鸡被捕，遭毒打。幸得陈某为其说项，始得释，即劝其投效军营，为国致力，并给予旅费，不料误投匪首黄广泗招匪之处，乃陷贼党中。子材以英勇昭著，武艺高强，得为先锋，所向无敌，威名震遐迩。寻悔悟，自行率部投降于高州镇福兴。广泗追之，反为所败。从征高州，后被徐广缙调入桂攻太平军，任五营

统帅，为先锋。（余在柳州采访所录）

（二）又据郭廷以《史事日志》（上册一二一）：子材初隶刘八部，咸丰元年四月初十日与黄锦泗（按：即广泗）在博白降于知县游长龄。次日，刘八退回广东合浦。

（三）另据都启模、郭炳光合编之《粤帅萃亭冯公事迹纪实》云：卅岁后，冯出外贸易，为刘八所掳，困其巢廿余日，被拷打，后卒与友潜逃出其巢穴，誓灭之泄愤。乃往投团总随同剿匪，被其嫉功冒赏。乃改投广东广州沈知府，带二百余人。沈命另招同志阮尚秀百余人，合为一队，共三百余人，卒扑灭刘八一股。此道光三十年事也。时三十三岁。咸丰元年回粤攻凌十八于高州，旋随总兵福兴在徐广缙麾下赴桂，后直至南京。

以上三说，颇有出入，未能在此作详细考证，姑并录之，以备参考。

——简又文撰：《太平天国全史》上册，页147、209—211、246—263、香港简氏猛进书屋印行。

《太平天国史事日志》

〔1850（道光三十年）〕5（四月）广东信宜凌十八兄弟拜上帝会于大寮，有众数百人，知县官

步霄飭查，并谕悔悟免究。

（注）《信宜县志》云：“时洪秀全逆党散布广西，以拜上帝会煽惑愚民为乱。十八弟凌二十八偕岭溪（属广西）传其术，归拥十八为首，谓劫运将兴，惟拜上帝会可免，设像朝夕喃喃跪拜而后食，……病疫者饮以符水，多愈，小民咸信之，大寮诸近村皆入教，遂潜造红衣赤帜，扬言往踞广西”（卷八，页四）。凌十八乱平后，广东巡抚叶名琛奏中有云：“查凌十八自道光二十九年即在广西金田地方拜上帝会，往来信宜，踪迹靡定，系著名会匪，与洪秀全等同恶相济”（卷一五，页一五）。韩山明《起义记》亦明言凌为秀全部，《天情道理书》中所举之高州罗镜圩一班兄弟，即系指凌等（页三二）。今再证以《信宜县志》，凌十八之为洪秀全党从，愈为可信。

7，（六月）广东信宜大寮上帝会众凌十八，凌二十八等拒不解散，砍伤兵役，众至数千人，累石据险以自卫（凌二十四被衅。凌十八等与广西之同党，洪秀全杨秀清等当预有联络，李秀成供状谓道光三十年六月各地上帝会党同日起义，信宜似应在内）。

8, 27 (七, 二〇) 广东信宜知县官步霄督兵勇攻上帝会凌十八, 破大寮。

9, 2 (七, 二六) 上帝会凌十八连败广东信宜知县官步霄, 复据大寮 (凌旋佯就抚, 变卖田产, 铸造军器, 明年一月入广西, 谋合洪秀全)。

〔1851 (咸丰元年)〕 3, 15 (二, 一三) 广东信宜上帝会党凌十八进入广西博白, 为练勇所败, 退往陆川。

3, 16 (二, 一四) ……李星沅致书向荣, ……并请严防陆川凌十八北窜与金田逆匪串合 (本日向荣到武宣)。

3, 23 (二, 二一) ……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登极 (按时在广西武宣台村东岭三里附近)。
(注) ……凌十八, 凌二十八恐即三合会人之投入上帝会者 (……十八, 二十八极类三合会人名)。
……本年 (1851) 三月凌十八等自广东高州进入广西郁林州, 谋援洪秀全等, 凌虽为上帝会人, 而与之联合之梁二十, 梁十八, 则固属广西之三合会也。

3, 31 (二, 二九) ……广东上帝会党凌十八, 凌二十八, 及陈十六, 赖八 (均高州钦州人)

合广西北流之天地会之梁二十, 梁十八 (约共五千人) 自陆川北入郁林州境 (谋接应太平军)。

4, 9 (三, 八) 上帝会党凌十八合天地会党梁二十, 梁十八等围攻广西郁林州, 太平军自武宣东乡分兵攻旧县圩江口, 拟渡河接应。

4, 12 (三, 一一) 滇军总兵李能臣, 副将王锦绣自潯州府南援郁林州, 御凌十八, 刘八。

4, 26 (三, 二五) 滇军总兵李能臣, 副将王锦绣会同署广西按察使汤彤如, 知州顾谐庚, 谋解郁林州围, 为凌十八, 梁二十等所拒退。

4, 30 (三, 二九) 滇军总兵李能臣, 署广西臬司杨彤如等督兵勇大败上帝会凌十八等于郁林州, 斩其军师王晚, 先锋凌二十八。

5, 5 (四, 五) 广西郁林州解围, 上帝会凌十八等经陆川退去。

(注) 凌十八与博白之上帝会不和, 时已不能完全遵守上帝会条令。《天情道理书》云, “我们起义之时, 伊等 (高州罗镜圩兄弟, 即凌十八等) 亦来遵天父天兄圣旨, 回去团营, 亦是同拜上